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六

論

儀封人請見

論曰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之而不能用也用之而不得其道也有之不能用用之不得其道而天下始無人矣然則天下果無人哉非無人也是無君也非無君也是無有道之君也世無有道之君而聖賢不爲之用矣非聖賢不欲用於君也君不能用而不苟於用也不苟於用而不容於不用此道全德備之聖尊德樂道之士所以不爲廟堂之謨謀而有道途之邂

逅也噫是不亦大可慨邪愚嘗讀論語至儀封人之請見未嘗不嘆封人之深識乎夫子而天下未嘗無人也未嘗不因是而嘆當時之無君遂使夫子之不遇封人之祿仕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言聖賢之出也存乎其君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言聖賢之用也必能引致其類也是故有成湯而後有莘野之聘有高宗而後有夢卜之求有文王而後有渭濱之載夫是三君子者豈樂如是之僕僕哉蓋唯如是則不唯可以得伊傅太公之賢而風聲所樹自有以來天下之士矣是以當是之時或堯舜君民而立興王

之業或霖雨蒼生而建中興之功或鷹揚牧野而拯民塗炭之內是葢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有一代之臣必成一代之事業而千萬世以下言太平者必歸之也春秋之時果無伊尹太公其人乎抑有之而其君不能用乎嗚呼若吾夫子乃窮天地亘古今之聖固不待論者衛之封人於一見之頃遂深加贊嘆而冀其木鐸天下則亦非常人矣是葢在一邑必能下一邑之賢在一國必能下一國之賢在天下必能下天下之賢者也使其於齊而爲相則尼谿之封必不爲晏嬰之止而夫子之道可行於齊也於楚而

爲令尹則書社之封必不爲子西之沮而夫子之道可行於楚也於魯而爲卿則女樂之歸必不爲桓子之受而夫子之道可行於魯也今也不仕於魯不仕於楚不仕於齊而僅仕於衛以爲封疆之官聊且爲爲貧之計其觸目興懷者不知凡幾事而感時竊嘆者不知凡幾年矣一旦挹吾夫子之光輝於道途之邂逅而得以遂其請見之願則其心之所蘊者要不特語二三子之數言而已也由是觀之天下信未嘗無人也有之而無以招徠之耳使吾夫子執政於時行道於天下則及門之士固有不必言者而長阪廣

谷之下齊魯鄭衛之墟慕德聞風而願立於朝者又豈特一封人而已哉吾知晨門必不終於抱關荷蕢必不果於忘世接輿必不爲衰鳳之歌而沮溺丈人亦不終於耦耕荷蓧矣是何也數人皆賢人也世不可用則唯知有隱而已矣聖人在上則其效用之心自不能已而聲應氣求固理勢之所必至也惜乎封人知聖道之可用而隱於下位聖人能致封人之請見於儀而不能致如封人者千百其類請見於朝廷之上遂使堯舜君民之業霖雨蒼生之功救民水火之政不得一施而春秋之時遂一僨而不起也噫此

可見聖賢之不用者君之過也執政之臣之過也而亦當時之民之不幸也不然則方將盡致理之責而振民育德幹蠱亨屯之不暇矣夫子何爲也封人何事也儀何地也而顧得以從容會晤於此也

三代直道而行

天下之治聖人爲之也聖人爲治於天下而不以已治天下是故無所不爲而寔則一無所爲也天下見其治而寔不知其所以治者何在也聖人亦人也非能離世絕類超凡人異而神其術於天下也天下固自治也天下之人固自與聖人一也聖人觸其機而

天下無不動慎其所以感之者而天下之人無不嚮赴而景從也聖人順天下而無情天下亦自順而不知聖人之情故曰大順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聖人於是乎始神其治於天下而未嘗外天下以自神也聖人不世出而其所以治天下而神之者未嘗一日不在於天下也聖人之治不常見於天下而其所以治之之道則未嘗一日不可行也仲尼蓋有感焉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斯言也豈其微哉夫自混成既闢倫類斯屬古之治天下者多矣何獨言三代耶天之生人久矣何獨言三代之民

耶蓋泰上聖皇含德柄道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天運地滯鈞旋轂轉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蚑行喙息蠉飛蝡動各樂其性莫知德怨渾渾乎忘言之世也唐虞中天而與堯舜應運而生雖設官分職曆象日月星辰封山濬川工虞禮樂肇修而法制猶未備淳朴猶未散也及夏殷周之世人文日開被施頗烈權量文章正朔服色徽號器械衣服凡其所得與民變革者罔不畢也命令鬼神祿威賞罰禮秩爵列尊親凡其道之所得為者罔不為也粲然而備具沛然而流行而治化所及風聲所樹物采所章盎赫赫

乎在其人矣既其後也夏之民則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之民則蕩而不静勝而無耻周之民則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人見其如是也遂以爲夏殷周之民一也方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則治而其後無禹湯文武周公承之則敝是必數聖人者以身役物以智役神覺視於天地之間靈行於物象之表有非夫人之所能及也不然何先後之治之不類也不知數聖人之所以致治者非有所作爲於其間也因時升降由俗爲政而一順乎民之心也文爲制度崇尚損益其粗迹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則固有在

也此義不明而世之為治者遂釋大道以任小數澆淳散朴巧故萌生雜道以偽機術朋興於是天下之民睢睢盱盱莫不竦身而聽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冠裳以要名譽於天下聚衆不足以擬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聲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天下之敝日甚矣曷不自其道而觀之生民一心也天下一道也古之治天下者必達乎斯民之心通乎此心之理其舉措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是故賞罰施

而天下賓服仁義布而萬物蕃殖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各得其當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我而在於民不在於民而在於民之心心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古今聖愚之所同也心一則道一道一則欲惡好憎不能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人己本同也無是無非無毀無譽順而無情應而不留不求合於天下而天下不能外也蓋天下者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有天下者豈必擁權持勢操生殺之柄而以行其號令耶亦唯行其道而已道苟行焉則身之

季世泆於非彝湯起而承之而民皆歸于一德也商之季世其俗靡靡武起而承之而民皆會於有極也然湯則纘禹舊服而武則反商政其所以致之民者殷因乎夏周因乎殷而三聖相授守一道也何也殷之民即夏之民而周之民即殷之民也其民同則其心同其心同則其道同而聖人固不能外民以為治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元會運世時不同也時不同而民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皇帝王霸勢不同也勢不同而民同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才術事不同也事不同而民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由是觀之治在道不在時治在道不在勢治在道不在事道也者固具於斯世斯民之心而吾人所固有窮天地如一日者也故夫人心所在而世道之汙隆升降胥此焉繫此又幾微之際間不容髮者也此仲尼所以惓惓於三代之英而有志者當熟復而深思之也

伯夷叔齊何人

聖人以無心處天下而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也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而聖人之心始白矣何也聖人之於天下也唯其在我者而已而其在人者則

固未暇計也是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柰之何人不皆聖人也始不能無疑於是矣向使聖人預爲之計而先意以逆之則其心豈待問而後白哉昔蒯輒拒父而夫子居衛夫子以爲吾自知其非也吾自不爲也吾雖居衛庸何傷哉不知夫人之心正不如此也此冉有所以疑之而子貢所以有伯夷叔齊何人之問也且伯夷叔齊果何人哉扣馬一諫大節有以昭日星讓國一逃清風有以激頹俗其爲人之心質面目至今可想也是故在當時則太公謂之義士在後世則民到于今稱之是夷齊之爲人夫人所知也子貢

之在聖門聰明才辨素以穎悟稱者而謂其於夷齊有弗知焉吾不信也知之而復問之此其意何哉豈不以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蒯輒父子爭國者也夷齊以父命爲尊以天倫爲重者也蒯輒則不知有父而滅天常亂人紀者也夫子是夷齊則必非蒯輒矣非讓國則必助爭國矣此其所以有問也乎嗚呼子貢之問至此固可謂善於探取者矣吾獨重有感於夫子之聖子貢亦弗之知也而況於冉有乎而況於其他乎蓋夫子之於衛也始焉以際可而留終焉以問陳而去而其復居乎衛也意其不過聊駐自楚歸魯

之車而與伯玉讐由相主客也衛君或待我而為政焉庶猶可以正其名也無可無不可正謂此耳其於拒父之事固未嘗先意以逆人之有辭於我也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此其所以為無心處天下也向使夫子唯恐浼巳而不肯一日居乎其國則人固不得而疑其為矣是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之事也聖人何容心哉於拒父之後而嚣嚣然以告人曰某也晉納而當立某也拒父而當誅則人亦不得而疑其為矣是務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也聖人豈為是哉既不容心于浼巳又不立言以自明此其所以為聖

人也此其所以爲無心處天下也乃若古之賢人之答求仁得仁之言亦不過卽其實據其理以告之耳其始入而問也固不知其疑我之爲衛君也其終出而言也亦不知其知我之不爲衛君也故曰聖人以無心處天下而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也天下不能以無心待聖人而聖人之心始白矣雖然聖人之心固不待是以白也就使冉有疑之而不問諸子貢子貢惑之而不問諸夫子而衛君固自知之也衛人固自知之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固自相森列於兩間而終不可揜也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而猶有

待於問焉夫子至誠動物者也及門如子貢猶未免於問焉信乎相知相信之難也其諸明決如子路而始不悅於南子之見繼不悟其公山之行實亦聖人之爲聖人有未易知也

學而優則仕

君子之學何學也體用合一之學也是故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體不立則殆殆則窮窮斯偏矣偏則滯滯則窒窒斯無用矣君子之學以爲已也爲已所以爲天下也而卒至於無用焉其心肯但已也是故必思所以用於天下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嗚呼

其知之矣大哉學也書曰學古入官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則古人之所謂學也言學則優也弗優弗謂之學也是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而仲尼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産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夫子路也子皮也非漫不省天下之事而悍然不顧民之利與害者也而使不學之人爲宰與邑者何也必子羔尹何非全未嘗學者也稍知所從事於學而未優者也此仲尼子産之所以云爾也是可以見古人爲學之意也學不優弗可仕也自夫世之貪饕富貴者則不知有學語其所仕功

名富貴焉耳也自夫世之長往不返者則不知有仕語其所學虛無寂滅焉耳也是固不可與之言學與仕也間有畧知體用之學者則又干其名不干其實其所從事者馳騖於口耳聞見之粗而於身心性情經世宰物漫未之究乃號於人曰吾學矣吾可以仕矣及其出而宰一邑事一職遂束手無措而斃斃焉日見其敗矣況可與之相天下乎噫是皆不學之過也學之而未優也究而論之子羔尹何之弗若者也世無仲尼子産誰與告也告之誰與信也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敝也何也學體也仕用也天下有無體

之用哉今夫操弓者必熟於射而後可以中微制大也否則終日不獲矣將車者必熟於御而後可以任重致遠也否則覆轍相尋矣仕之爲道豈特射御已哉而可不優於學也信乎仕不存乎仕也存乎學也學之道柰何謂未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未離磻溪而濟川之舟已具者是也於乎學者得斯說而推之厎乎仕者之有人矣

聖人人倫之至

天下一道也道極於聖人也聖人亦人也道曷於聖人焉極也以其盡人之心也以其盡人之心之理也

是心也是心之理也夫人之所同有者也有之而不
能存存之而不能盡而聖人始爲天下極也是極之
云者非他也此心此理之爲也極立於聖人而天下
之弗協于極者如其自暴自棄焉則已不然則未有
外聖人之極而謂之能人道者也故曰聖人人倫之
至也孟子之言亦唯聖盡倫之意也今夫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故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
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別而言之三才之道也合而
言之一理也具之乎人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也是心也萬事之所從出而萬化之所由行者也是故見之於人倫則曰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其所以盡是倫之道者則曰親也義也序也別與信也是皆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是故惟聖人爲能盡之也蓋其心赤子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湛然無欲而旁燭天下之理寂然不動而中涵天下之感未發則謂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也發之則謂之和而爲天下之達道也不慮而知而無所不知也不學而能而無所不能也是故於父子則親焉而父子之倫至於君臣則義焉而君臣之

倫至於長幼則序焉而長幼之倫至於夫婦則別焉而夫婦之倫至於朋友則信焉而朋友之倫至至之云者道之本然也必如是而後盡也所謂帝降之衷物則之彝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加之毫釐則太過損之毫釐則不及者也是聖人之所以為至也運之以一心之理而無餘也夫人莫不有是心也心莫不有是理也其始也拘於稟其究也交於物愛惡相攻屈伸相感利害相乘而彝倫之攸斁者皆由此其出也是故聖人有憂之經之以治其綱綸之以治其目父慈子孝示之親也恐其未至於親也是故有坐

立之禮君令臣共示之義也恐其未至於義也是故有聘覲之禮兄友弟恭示之序也恐其未至於序也是故有族食之禮男外女內示之別也恐其未至於別也是故有昏姻之禮麗澤重兌示之信也恐其未至於信也是故有賓射之禮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此之謂也凡若此者皆聖人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何莫而非人倫之至也何莫而非此心此理之爲也不寧唯是而且推行以盡通化裁以達變禪授所以盡父子之倫也放伐所以盡君臣之倫也東征所以盡兄弟之倫

也七去所以盡夫婦之倫也也絶交所以盡朋友之倫也極深研幾會通盡神信非聖人不能也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立極於天下而天下會而歸焉者也此所以爲員之規方之矩也欲盡人倫而不法聖人是爲方員而不法規矩也吾見離婁無所用其明公輸無以施其巧矣而何方員之有哉是聖人者信人倫之規矩也柰之何規矩設而天下之爲方員者弗庸也是故小弁作而父子之倫缺矣菀柳作而君臣之倫缺矣白華作而夫婦之倫缺矣角弓作而兄弟之倫缺矣谷風作而朋友之倫缺矣凡若此者

其端始於一念之微而其禍蔓延於天下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信乎學之不可以不講理之不可以不明而欲為人盡人道者當於聖人之所以盡倫者而求之可也

正己格物

君子之處人也有道亦唯求諸己而已矣何則天下之物理皆係於吾身而形影之勢感應之機則有至不可誣者苟徒逮取諸物而不於其身焉求之吾見形不足以立影感不足以致應而物於我何有非唯不足以格物而反役於物矣君子之處物而至役於

物焉其將何所不至哉於乎此程子於御吏之問而必以正已格物爲言也今夫天下之物紛然不齊而吾以一人處於其中知其一未必知其二而況什伯千萬有不可勝計者乎知其外未必知其中而況矯僞飾詐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乎而況吏胥之在物又號稱難御者乎君子於此而欲其於我格焉豈非勢之所甚難者哉殊不知天下之物理雖衆多而感應之機則存乎我我有文德焉則有苗可格也鳥獸可馴也吏雖難御比之夷狄禽獸則猶有人心者初何難格哉嗚呼是未可以難易言也何也吏一也而其

所以為吏者有不同焉自朝廷而言則天子而下凡百執事皆吏也自一國而言則諸侯而下大夫庶士皆吏也斯其為吏也御之格之猶易為力也乃若奉僉書而供使令者則其為吏莫非誣上行私之屬而奉公守正者千萬不一二也吾言未發而彼得以探之吾令未宣而彼得以窺之吾欲未萌而彼得以導之吾念未及而彼得以先之阿諛逢迎以希吾意奔走承順以快吾情巧辭曲說以亂吾聽蒙蔽壅遏以眩吾明追攺日月塗擦文字以敗吾事間見疊出而居其上者不覺也於此而欲御而格之非有孚苗之

德感物之誠則無以發其良心而使之格也吁其亦難哉君子於此固當正已以格之而正已之功則又不可以易爲也必也正其心正其身正其衣冠正其瞻視正其體統正其舉動大庭正焉退食正焉非徒格其面而務以格其心也非徒格之於一時而務以格之於永久也潛消其狙詐之術而俾之獻其誠默化其奸宄之私而俾之輸其悃愊不能欺其而自不忍欺斯可以言正已之功也吁此猶吾儒正心誠意之學而純任道之言也萬一道可行於夷狄而不能行之於玩法之奸道可行於鳥獸而不能行於欺公

之黨則又將柰何哉亦必正吾之法正吾之刑正吾之罰核其實當其罪不以私喜而或貸不以私怒而或刻不屈朝廷之法以市左右之微恩不爲姑息之計以避奴僕之微怨不甘於退托而任其所愚不溺於委靡而聽其所侮朝而聽政暮而思焉此心必常常而曰吾之民朝廷之赤子也吾爲是官而朝廷所以托我者甚重也吾之吏不得蔽吾而戕之也吾之事朝廷之事也吾爲是官上以爲君下以爲民而吾之所以立身行已者在此也不得縱吾之吏以敗吾事也此宗道所以有科條之揭而公牌所以有舞文

之誅也是亦正已格物之事而有御史之責者所當慎焉者也不然則法弛而不張令行而不戢秪見其敗乃事而役於吏耳亦惡在其爲正已哉又其甚也將藉之以漁利托之以進身而毀譽利害之權彼反握之而有太阿倒持之勢矣噫可慨也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若有意焉吾人可不繹思而深省乎雖然此特因劉安禮御史之問而吾之所言亦專爲御史發耳若論其極則正已格物之功固聖門第一義也自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位天地育萬物舉不出此豈唯可以施之御史而已哉

思者聖功之本

夫人皆可以爲聖也而聖人不常見於天下者以夫人之不爲也爲之而不得其道也不爲者是自暴也是自棄也固不足與有言有爲也乃若爲之而不得其道而聖終不可至者是阻天下之學聖者也不知聖人非易也亦非難也葢自有至易至簡之道而夫人之所能爲者也何也天下之事固有在外而不在內在人而不在我者矣凡若此者吾雖欲爲之然或格於勢之不可爲或拘於分之不得爲或限於力之不能爲而未可以取必也乃若聖人之所以爲聖者

則固吾人之所各具而無待於外不由於人者也亦爲之而已矣爲之之道柰何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葢明示人以入聖之途易簡之道而欲人之致思也吾嘗因是而自慨且慨夫天下之人其所謂自暴自棄者固甘心於棄天褻天罔其生理而不足言矣其長才秀民則或牽於刑名功利之術或躭於詞章記誦之習或溺於神仙佛老之學是皆不足以語聖也是皆終歸於自棄者也間有以聖爲可學而汲汲以從事焉者則又滯於聞見之知眛於從入之路費精神靡歲月而苦於聖人之難學也噫聖人果難學也

則是天之獨厚於聖人而生人之理有二也理有二乎哉盍亦反其本矣其本安在哉易有之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人之所以爲聖者亦若是而已矣何也夫人非聖人也夫人之心則固聖人之心也易曰成德書曰恒性詩曰秉彜一理也皆具之乎此心者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能存乎此心也衆人之所以去聖遠者以其昧乎此心也吾惟於此心而致思焉勿忘勿助而敬以直之則虛靈之中無貳無雜寂然不

動者吾心之誠也感而遂通者吾心之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吾心之幾也皆是理也貌之德恭而作肅者此也言之德從而作乂者此也視之德明而作哲者此也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此也洪範雖以五事並列而思之爲德則寔主乎貌言視聽者也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惟睿則能通微通微則能無不通無不通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是皆本於思也大哉思乎其眞思誠研幾以存其心而爲聖功之本乎苟非致思以存其心而徒役役於其他吾恐天下之大人物之衆事類之靡定古今之異趨其名與義有非歲

月之可辨益有童而習之皓首而不得而去聖益遠矣何也心逐於物而非主宰之天君也若此者亦非不思也乃所謂朋從爾思者也故曰何思何慮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

戊子鄉試場中作

夫聖人人之至也無過不足以盡聖人也夫謂聖人而止於無過則鄉黨自好者皆可以為聖而聖人之有過者且不得為聖人矣噫非然也無過者夫人可能也有過而無過者非夫人可能也唯聖則然也斯理也邵子知之故曰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以其善

事於心也今夫人莫不有是心也亦莫不有是心之理也唯其朋從爾思往來憧憧雖善皆意也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故其心一天之心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與天下相忘於無我者也公則純純則明明則於天下之事如鑑之在照而不可欺以妍醜也如規矩誠設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方圓平直也天下謂吾爲有過耶吾弗辭也天下謂我爲無過耶吾弗喜也吾唯從吾之心順吾之理以行吾之所欲爲以建天下之極以經萬世如此而已矣是故以臣伐君過莫大焉而湯武則爲之以弟殺

兄過莫大焉而周公則爲之黨惡匿非過莫大焉而孔子於魯昭公則爲之夫湯武周公孔子大聖人也信聖人能立無過之地宜莫如湯武周公孔子也而伐君而殺兄而黨惡匿非舉天下之大過而庸衆人之所避忌而不肯爲者而四三聖人皆有之何天下之大聖反夫人之不若也於乎此所以爲聖人也寧以一身殉天下而不以天下殉一人也寧以身受不韙之名而不以吾之名之故累天下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而有過與無過曷嘗較計於其間哉若常人之知自好者則惴惴焉遠嫌疑存形跡唯恐天下以吾

爲有過而他勿遑恤矣故曰無口過易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邵子正以語聖人之心也而其迹之有過無過不與也於乎此其所以爲聖人也然則未至於聖人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始

學以人事爲大

論曰夫學何爲者也夫學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道在天下如之何其冒之也以其有所統也於其所統者而究竟之則道不在天下而在我也何也我固有之也所謂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是道也皆人事也是故外人事以爲學者非學也外道以爲人

事者非人事也外心以為道者非道也邵子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其言引而不發益欲吾人反求而自得諸心也夫古今天下之為學者多矣其從事於六學者亦衆矣然温柔敦厚得諸詩疏通知遠得諸書廣博易良得諸樂絜靜精微得諸易恭儉莊敬得諸禮屬辭比事得諸春秋者能幾何人哉此王仲淹所以嘆息痛恨於齊韓毛鄭之詩大戴小戴之禮九師之易公穀左氏之春秋也又其甚也學易如京房而流於術數學書如歐陽歙而甘於受賕學詩如匡衡而持祿保位學春秋如公孫弘而

曲學阿世凡若此者皆其良心不存妄意爲學其所學者不過欲廣聞見工文辭甚則欲取靑紫以榮身家耳而非眞有心於爲學也是故徒事口耳而不反諸身心得古人之糟粕而竟遺其精神也此桓公見譏於輪扁而優孟終非眞叔敖也不知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措之當時則爲事垂之後世則爲經所謂人事者是也正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皆發之於心者也聖人之心何心哉繼善成性與吾人均禀而同賦者也聖人能勿喪耳聖人惟其存是心也是故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

是故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何也心爲身本身爲家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也然則吾人之爲學者舍人事固無所於學而舍是心亦將安所從事哉葢必存吾湛一之體虛吾明覺之常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事事物物各循其則舉措張弛各得其當凡衆之動務求吾心之安而後已焉吾見不必求於章句之末滯於文字之間也將自從容默會於體驗力行之中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表溫柔敦厚而不愚吾心固自有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吾心固自有書也廣博

易良而不奢吾心固自有樂也絜淨精微而不賊吾心固自有易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吾心固自有禮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吾心固自有春秋也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變動不居惟其所適而不爲典要者也苟學而不於人事滯於人事而不求諸於心而惟辭章記誦爲尚割裂裝綴爲務則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假聖言以文奸者固不必言已雖爲聖賢之學者亦任其一偏之氣而各以其意求之如謝顯道謂聖人爲擇婿楊中立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如此類者豈可以一二數耶是故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者仲尼

不謂之多而事君事親賢賢交友者子夏必謂之已學也舉史書貫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則歎其善學也嗚呼觀此盖可以知爲學之大端存乎人事盡人事者存乎其心也雖然讀易而韋編三絶誦詩讀書而尚論其世聖賢固未嘗舍經典以求人事也特孔孟之心則純乎天地之心而不雜以已意故化裁神明之下自有宜其㫖默會之道而大聖賢所以獨異於衆人也或者謂邵子之學主於數而心學非其所事也噫不然康節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固心學也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其言

曰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吾嘗爲之說曰學以人事爲大人事以心爲本

孔子惜繁纓

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也聖人有心於天下故遂有心於天下之禮而嚴爲之防禮不乖而天下之分定分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且禮之義何始乎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禮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於乎斯禮也天寔爲之也所以正名分一制度而紀綱天下維持人心於不壞者也

自夫斯禮廢而天下始多事矣不然仲尼何取於繁纓而惜之蓋繁纓之爲物雖小而禮之大體寔於是乎在而君侯卿大夫之等自有不可紊焉者也是則繁纓非物也禮也禮不可假借而繁纓可以輕與人乎繁纓而可以輕與人則車服弁冕之章宮室輿臺之度先王何以有一定之制也先王亦誠知夫天下後世將必有越禮犯分之人滅天常亂人紀而其漸不可長也是故舉其責而歸之於吾身因天地之高卑即人心之秩叙而列貴賤相形之等品節限制有不可以毫髮僭差者先王之制禮何嚴也非先王之

禮之嚴也禮之體本如是也今夫武夫悍卒至勇也奮挺而起撫劍疾視自以爲天下莫能當者然而覩冕旒則知敬過宗廟則肅然者蓋等威之所加自有以抑其猛戾雄狠之氣不自知其降心而率服也是故平王東遷姬籙如綫而猶爲天下之共主晉武盛强而六章七章之衣猶必賂王而請命此固其禮之在人心而亦其勢使然也向使禮非其禮則體之嚴者已褻而人將玩之而何忌憚之有吾見禮於是乎無權矣夫天下之人之衆情欲相攻屈伸相感而帖然不敢貳者以有禮也禮之權不行於天下則人人

得以縱恣而刑罰不足以懲有罪兵革不足以威暴亂天下之禍方日相尋而莫知紀極矣夫子生值衰周目擊時事告朔惜一羊之亡春秋譏六羽之獻而大夫之命車不與夫慟哭之顏子者其爲世道慮名器惜也曷嘗一日而忘情哉或曰繁纓不可以與人矣而魯得以獨用天子之禮樂乎嗚呼此非成王伯禽意也魯之末失也夫子魯人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而夫子亦若之何然觀其書禘書郊則旣明有所不滿矣是亦惜繁纓之意也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吾嘗觀古昔人臣之事其君也君曰是臣曰非君曰可臣曰否是非可否與天子爭於一堂不少遜避而天下蒙其福後世頌其功與德者何也以道事君而已不與也固不知所謂威權也亦無嫌於威權之執也是故君不賢則放之及其賢則反之廢興由已天下未聞有如此之事也而伊尹則爲之東征三年誅其至親流言一興遂避居東土進退由已天下未聞有如此之事也而周公則爲之是伊周之威權何威權也嗚呼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伊周之心如此而已矣雖若由已而實則臣道之當然也已無得而與也

蓋鼓天下之勢存乎威斡天下之事存乎權無威無權孔孟不得行其所學而況於其他乎是威權未嘗禍人也有意於執之者之自詒其禍也惟有意於執之則招權市寵無所不至賞一人也不曰君之賞而曰賞之自我罰一人也不曰君之罰而曰罰之自我徒以張一時之氣勢以駭膚夫俗子之觀聽而不知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漢霍光氏所以不旋踵而子孫無噍類也書曰臣而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必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此之謂也許魯齋之言其有自哉不寧唯是書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禮曰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是功與德亦不可執也雖然人臣者亦
唯竭其忠以盡其道而已矣若又惴惴然唯計一時
之利害禍福而於軍國大政輒避忌而不敢毅然爲
之而卒以僨天下之事則人君亦何所賴哉嗚呼此
爲臣之所以不易也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會試作

聖人感天下而天下無不應者亦唯奉若天道而已
矣天之道何道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聖人之道
何道也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無心何以能普物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因物付物而天無與也是非無

心也無私心也無情何以能順事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事處事而聖人無與也是非無情也無私情也情統於心者也無私情是無私心也是聖人之心一天之心也而其化之公也神也一天之道也皆本之乎此心者也聖人何心於化哉善事其心而化之成自莫之爲而爲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今夫天下之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聖人以一身爲之大君欲其帖然服恬然順熙熙然各得其所而與天下相安於無事相忘於大同斯亦若甚難者不知天下雖大而生人之

類其大分不過有二焉曰善與惡而已矣夫人之情應感起物而動固無有常而其大端亦不過有二焉曰好善惡惡而已矣聖人在上雖一日二日萬幾而其大政亦不過有二焉曰賞善罰惡而已矣賞罰者政也而所以賞罰者存乎其善與惡也夫善與惡易從而辨之存乎吾之一心也吾苟不以天之心為心則不公不公則不明不公不明則善不知其為善也惡不知其為惡也善者未必賞而賞者未必善也惡者未必罰而罰者未必惡也又其甚也知其非善而以私喜行賞賞僭而人不知所勸矣知其非惡而以

私怒用刑刑濫而人不知所懲矣豈惟不知所勸懲哉賞及淫人則惡黨縱肆罰及善人則善類消亡而民生之顯禍家國之隱憂詎有不可勝言者矣安望其成天下之化哉夫人君擅一國之生殺予奪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其賞罰無章顛倒悖謬一至於此豈其好惡之性與人殊哉失其本心之良故也惟聖人之心則渾然天理湛然虛明方其存也未發之中一鑑空衡平之體也及其發也中節之和一鑑空衡平之用也人有善焉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雖或有五服五章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異其賞

聖人固不得而輕重之也人有惡焉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雖或有五刑五用之不同亦莫非因其等而異其罰聖人固不得而出入之也故曰天命有德言德在所當命而命出於天非聖人之命之也天討有罪言罪在所當討而討出於天非聖人之討之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之謂也夫火在天上明之至也明生於公者也神也化也皆由此其出也本之於心術之微而措之於事為之著端始於居室之近而風行於裨海之外惟無所賞賞則天下皆知所勸而樂於為善是恩及

於賞之所加而勸及於賞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勸也聖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惟無所罰罰則天下皆知所懲而憚於爲惡是刑及於罰之所加而懲及於罰之所不加也然其所以懲也聖人不得而知也其人亦不自知也何也天下之人同一心也天下之心同一理也有一善焉不惟聖人好之而天下之人亦好之也不惟聖人賞之而天下之人亦欲聖人之賞之也有一惡焉不惟聖人惡之而天下之人亦惡之也不惟聖人罰之而天下之人亦欲聖人之罰之也良心之相感天理之相入氣機之相迎自

爾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猶之天然陽一噓而爲春爲夏則天下之物莫不以生以長而所以生長者天無心也物亦無心也陰一吸而爲秋爲冬則天下之物莫不以收以藏而所以收藏者天無心也物亦無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故曰聖人與昊天爲一道也夫賞善罰惡者聖人之心之公也勸善畏刑者聖人之心之不忍也是故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善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此又其體天地好生之德而收藏之幾固所以爲生長之地也此其所以

爲聖人之心而神化之所由以妙也然則未至於者宜何如亦曰善事其心而已矣蓋必敬以直內存其本然之良則欲寡理明動靜內外自合於一賞罰自無不當也苟不知所本原而屑屑於政事之間則支離雜駁而逐於物矣尚何神化之足云噫此存心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君人者尤其所當急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　爲壬子浙江鄉試作

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者亦唯純乎天道而已矣而豈有所爲哉聖人無所爲而天下之道皆自聖人出焉一誠之默運也大哉誠乎其天人之至神者乎其神

妙萬物合一不測而不可以名言者乎是故聖誠而已矣天下之道亦誠而已矣誠則一實萬分充周不窮隨在各足聖人於其間不過自盡其誠而已矣因物順應各止其所遂若聖人有心為之而聖人曾何為哉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唯天下至誠為能之也嗚呼知天下之至誠斯可與語經綸矣今夫絲棼然不齊也得其緒則理矣今夫綱渙然無統也舉其綱則張矣此經綸之說也有迹指據而可措手足者也於此有物則焉為天降之衷為民秉之彝統之則為心存之則為性發之則為情見之則為行措之則為

事散殊而不可爲象恍惚而不可持循何以能經綸之也噫此固有幾焉端倪莫窺而受命如嚮非天下之至精不可與語此也日用不窮而流行罔間非天下之至變不可與語此也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不可與語此也是故邃古之世淳龐汹穆上恬下熈雖未有禮樂文章之設而天經不紊人紀肇立者何也有物有則而物物各循其自然也一實理之散見而幾之自相通也固無待於經綸也迨夫風氣日開澆僞旋作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有博學以疑聖者焉有矯情以任術者

焉有緣飾矜高譸張立詭以鼓衆者焉若是者已則
不誠而僞以牽人遂無以感觸人之良心而適以起
其忿悁不平之念天下之達道遂榛蕪窒塞而莫之
由矣無怪乎彝倫攸斁而人紀淪亡也於是有聖人
者出以斯道爲人之所固有而不忍其日入於悖謬
也教之爲父子焉教之爲君臣焉教之爲夫婦焉教
之爲長幼朋友焉而天下翕然從之以言乎父則慈
以言乎子則孝以言乎君則仁以言乎臣則敬以言
乎夫則和以言乎婦則順以言乎兄則友以言乎弟
則恭以言乎朋友則信三綱正九疇叙萬物太和而

天下大經不啻絲之就緒而綱之在綱也聖人何以有此哉葢天地之道爲物不貳誠而已矣聖人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强之而純乎天道亦誠而已矣誠則精精則鉤深致遠而有以察其幾誠則變變則參互錯綜而有以研其幾誠則神神則兩在不測而有以妙其幾唯幾也是以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務而大經之經綸也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何也降衷秉彝天之道也一實理也人人之所共有也天則不容僞誠則不可欺逆而施之則相悖而犯順而迎之則相説以趨固理也亦勢也聖人以誠

而經綸天下而天下亦以誠而歸聖人此其天幾之相爲感而一誠之外無餘事也人見其合慈孝以爲親而有父子之經合仁敬以爲義而有君臣之經合和順以爲別而有夫婦之經合友恭以爲序而有兄弟之經合相與以爲信而有朋友之經謂聖人能經綸之也而不知五者之倫固夫人之所自有也聖人以誠率之而夫人以其所自有者而應之葢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向使夫人本無是經而聖人顧欲經之綸之以作法是強爲也將何所據而爲之向使聖人誠之未至而顧欲經之綸之以示法是襲取也將孰

從而信之是故必贊幽通明而後有龜卜蓍筮之象也必識微盡變而後有書契章程之式也必理性協情而後有詠歌鼓舞之節也必範圍曲成而後有權量尺石之制法度禮籍之準也故曰聖誠而已矣誠無爲也而其有爲焉者迹也而所以經綸者不在是也君子察此而有得焉則庶乎由子思之言得聖人經綸之實而所以先立乎誠者自不能已矣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七

禦寇論甲寅五月作

薛子既謝浙江學政待次家居值海寇陸梁直抵蘇松以及於無錫所在傷殘不勝憯酷奔播中爲著禦寇論八篇乃若足賦募兵修艦備器一切用兵之事則固有任之者矣不著

正名

昔之行師者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言當揭賊之名以示人俾皆知其爲某賊也又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言當示吾之出兵將以討某賊也斯其爲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而賊將無所逃遁矣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蓋寔我中國之賊為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為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財貨得以菌載而歸雖白晝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於上下遠邇曰今茲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為之黨也人自必知之曰某倭也是某某賊為之主謀也某

倭也是某賊爲之嚮導也則義士烈夫皆知所效忠
宣力而奮然斬獲無回惑顧盼之慮矣彼賊亦豈得
肆無忌憚而室家族戚偃然處於無事之地哉正德
中盜起東海則指其名爲鄧茂七施天泰盜起文安
則指其名爲劉六劉七盜起蜀中則指其名爲廖麻
方四　國恐連坐之刑人懷敵愾之願遂不旋踵而
底定今乃槩以倭爲名而不偵諜其姓名爲何人所
以無賴惡少恣溪壑之欲以苟朝夕之生者多斷髮
跣足以趨之恃以倭名而莫之覺也不然則雖禽獸
亦有喣嫗呴啾之情者肯不顧親屬而甘蹈誅夷之

法耶是賊之名當急爲偵諜以昭示於人庶名著惡
彰而人知措手賊黨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渙散者矣
此非出兵之緩務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爲名是
亦必有說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守險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夫所謂險者豈城郭溝池云
爾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是故洞庭彭蠡河濟太
華孟門太行伊闕羊腸青泥棧道皆古之所謂險也
嗚呼是險也夫人之所共知也抑孰知有至順而實
至險者乎今蘇松之地平坦沃饒若至順也而三江

五湖經緯上下支河泒瀆流漫其中陸行則車馬阻於橋梁水行則舟楫虞於淺澁非如平原曠野可以縱橫馳驟也非如長江大海可以漂蕩出没也誠於白茅許浦福山古淞諸凡通江沿海處所既非運河又非驛道茍不爲捕魚採薪諸儉言邪說所惑俱置椿藉草壅遏各數十里則倭夷海寇雖號稱奸黠乘彼雙桅巨舟豈能飛渡縱使舍舟登陸而絶橋斷港必難連絡而進自可制梃以禦豈得入我蘇松肆爲殺掠若目前之慘毒邪今舍此易簡可守之法聽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與戰正昔人所謂驅羣羊而格

猛獸與尸之凶不占可知也顧又厚集丁夫搏斂芻粟區區各守一城而鄉閭村落悉其焚刼此之謂城下之耻豈古人守險之義乎我聞之諸侯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諸處是也昔李特么麽小孺子耳入蜀而歎劉禪為庸才以其有蜀之險而為鄧艾所破也今吳之山川與蜀不同而其險可守義寔無二幸勿為李特所笑可也

勅法

夫法者天下所公共者也固一定而不可易也然其初亦緣人情而制之酌時勢以為重輕者也故先王

或用輕典或用重典未嘗執一以施之也今强寇日熾肆無忌憚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寔因承平日久用法者類多寛厚殺人于貨者雖三覆五訊情罪輸服亦不卽加誅往往老死於獄甚至賄緣而出者亦或有之唯是惡少玩視以刼財爲良圖以殺人爲豪俠萬一破露卽以囹圄爲戲塲以桎梏爲玩器而恬不知畏也又其甚者則又鄙此輩爲穿窬而恥與儔伍故遂結黨連類跨海招夷屠城掠地重爲目前之患矣當此之時若又襲故蹈常拘文泥比則生靈旦夕之命欲其少延時日不亦難哉夫先王制刑

非以殺人也將以生人也其所以生人者必殺有罪方能生無罪也若有罪者不死無罪者其能生乎故曰辟以止辟蓋謂此也辟不辟其能止辟乎諸葛亮之在成都張詠之在益州消奸化宄而道不拾遺者用此道也況目前之寇豈止奸宄而已哉斷斷乎當勑法以溢之也

作氣

天下之士其强弱勇怯豈大相遠哉顧其氣有充餒耳氣充則寡固可以敵衆氣餒則衆不可以敵寡光武能作士氣遂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

堅不善振作而喪其氣故雖百萬之衆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於呂布及歸許而作其氣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衆是士氣之不可不作也明矣今寇至而兵民不前及戰而輙爲所敗者豈其無是非之心哉豈其無長上之心哉豈其無父母妻子之心哉惟無以感發其心則視一身之死生爲重雖父母妻子且有不暇顧者安望其辨是與非而親上死長哉誠諭之以大義示之以至情體其苦樂同其榮辱則自知我順而寇逆而長上之當親父母妻子之當保一身之死生置之度外而

不恤矣夫既置死生而不恤則其氣自倍而一可當百十可當千矣然猶未也厚其芻糧時其勞恤聽其便宜寬其文法若其斬獲既多就有所失不問也若其設意本是就有所誤不問也故穰苴欲申軍法雖莊賈爲君之寵臣亦戮之而不顧而其君亦聽其戮而不問李牧破匈奴十餘萬騎雖會以數千人委之而誘其來而其君亦不過求於牧蓋皆作其氣而推恐摧折之也划爲將領者而可以索士氣乎士氣一索則衆皆解體此最今之禦寇者所當熟思而審處也

虛心

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寇盜之險譎尤不可以一定測君子之心貴乎常虛而於用兵之際尤不可以恃一已之見故必人之心思盡爲我用則我之謀慮無敵於天下矣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苟自用而不用人則雖有逸羣之才高世之見而千慮一失吾未見其能濟也譬諸器焉虛則注滿則覆此自然之理無足怪者夫逸羣之才高世之見且不可恃矧可以勢位加人而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蔑視羣策漫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貴韓信

以大將之尊勢位固莫加焉而其才與見則尤所謂
逸羣而高世者也然於刖足之孫臏僨軍之左車汲
汲焉師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興漢之業者
凡以其心之虛也向使其心不虛而自滿則以如是
之勢位而且有如是之才之見其視二人不過刑餘
就縛之輩耳鄙賤孰甚焉縱其有言且不見聽矧肯
極其尊禮而求之懇切問之慇懃若是耶由是觀之
惟其濟吾之事即當不問人已不分彼此縉紳之言
可采也介胄之言可采也道路芻蕘之言可采也亡
卒敗軍之言可采也故曰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

逼之如是而寇不滅功不成者吾未之見也

論功

古稱上將無功其次莫如戰勝夫以無功爲上者非無功也消敵於未形弭變於方動無兵革餽餉之擾無戰爭殺戮之慘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上夫以戰勝爲次者非不欲勝也不能消於未形不能弭於方動臨敵應機乘變取勝然兵凶戰危不無虧損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曰次我蘇松之境雖云平衍然陸則溝澮阡陌水則湖陂塘蕩支廻派繞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所謂伏至

何劍

險於至順之中初非用武之地也昔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令畝畝縱橫旣不盡東而又隨處皆為地網不謂之至險者乎誠於江海入港諸處椿寨戍守而又密訪奸細之為嚮導者盡寘之法則海寇豈能深入而江南之地可以不煩戰鬬而宴然矣此功之上也若不此之務聽其入而肆為殺掠然後徐圖戰勝以為功吾恐非計之得亦非功之上也

固本

往余在京師會諸士人論學之餘輙即論兵凡山川

虜勢士馬城堡將領糧餉事機權變紀綱法令之屬咸能建議俱各成章而天文輿地圖説亦若靡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唯在搶掠飽欲滿載遁還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補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逋逃什居七八民則困於有司之徵派軍則苦於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輾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干

城可不煩　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
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迨
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縁沿海窮民爲輸
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
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繭絲保障之説誠爲
有見而責劒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
之爲民牧者平時既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輙又多方
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救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
莫支内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爲
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矣

去奸

昔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曰可人也其所與遊辟也是其所取者可人也而非盜也灼見其所與遊之辟而非其人之辟也書固有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脅從者可原而渠魁者則固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若渠魁罔治而辟者取之槩曰使功不如使過吾見不足以圖旦夕之安必且重貽終久之患矣何也過可使也惡不可使也過乃偶失可以激而立功惡則怙終每有待而爲亂是故秦穆舍殽陵之過而用孟明遂一戰而霸西戎張飛不虞帳下之惡而用范彊張

達卒致見殺也此豈可以不審哉今茲海寇直闖內地如入無人之境蓋必有稔惡之巨奸爲之先容也苟因循姑息而不早爲之圖則機械愈巧陷穽愈深日甚一日而吾不知其所終矣欲望其悔罪立功胡可得哉昔人有論漢之七國者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變速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目前之事何以異此秦人有患疽者撫摩抑搔以冀旦夕無恙且謂其必解散也倉公過而問曰而所患者何不決而去之其人曰決則流血損肌吾不堪其疾痛也吾其從容以俟之未幾毒發而潰召倉公無能爲之

吾恐今日之含垢爲秦人之護疽也前年庚戌虜以犯順亦嘗赦將官戴綸諸人而用之矣此皆失機之罪其情可原者也亦嘗釋賊徒趙須諸人而用之矣此皆北方之人其欲易足者也豈若東南之濟惡者欲旣無涯奸又叵測固不可以一律論也斷斷乎去之不可以不亟也